

Bourdieu

# 世界的苦难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上)

LA MISÈRE DU MOND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尔迪厄作品

Bourdieu

# 世界的苦难

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上)

LA MISÈRE DU MONDE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著

张祖建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总序

根植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以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术圈为背景，布尔迪厄的作品既是一个延续，也是一个断裂，是对来自不同路径的既得知识的带有批判性的系统化。如果用涂尔干与“常识”决裂的经典视角来解读的话，其作品也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象征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尔迪厄在一系列经典对立关系中发现第三个立场的能力，如个人与社会、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历史和结构、自由和决定论、相对历史主义和普世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积极投入和保持距离等对立关系。正是通过这一能力，布尔迪厄逐渐建立了一种范式，可以总结为“资本”“场域”“惯习”的概念三部曲。这一范式与反思的原则不可分割，而这一反思的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使客观化主体科学地客观化的过程：对于自我的认知，事实上在这里被视作发表关于世界现实的言论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经验研究，布尔迪厄的作品可以被描述成一部“象征资本的经济学”（其“资本”的概念可以拆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后又可依照各个相对独立的场域，被界定为相应的特定资本）；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的

描述（包括其中的“失败者”和“奇迹般的成功者”）印证了这一点，其象征冲突和象征革命理论（在文学领域通过分析福楼拜来展示，在艺术领域通过分析马奈来进行）也体现了这一点；再如其“实践总体理论”（在分析中呈现为惯习和场域的碰撞）；又如他的“统治关系理论”以及形式繁多的象征暴力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体现（阶层统治、男权统治、殖民统治等）；最后，他未能完成的“场域总体理论”中也呈现了这一点。

今天，布尔迪厄的作品被当代知识界的不同领域使用、引用、讨论和批判，这些领域从教育社会学到语言哲学，再到认识论，还包括了民族学、政治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如果说布尔迪厄可以被视作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其作品角度的多维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则使得其无法被惯用的学科划分方法归类，无法判定其作品只属于某一学科。如果说布尔迪厄确实是一名社会学家的话，则同时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他所着手解决的正是一组哲学问题，他所采用的方法使人想起涂尔干的研究路径，后者在20世纪刚刚来临时，尝试使康德的哲学“社会学化”。而布尔迪厄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正如对于他的作品的不同形式的采纳和接受所印证的，他的作品涉及了大部分社会人文学科，如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乃至认知科学。

出于介绍其作品的目的，我想提几个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尤其是在其作品传播到遥远的国度时会产生障碍。我坚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帮助读者提高逾越这些障碍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幻想。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布尔迪厄文字中固有的、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理解难度。即便是内行的读者，也无法避免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出现困难（当然，对于翻译者也是如此）。这一困境与他论述过程的稠密度有关，与其举例的丰富度有关，还因其经常侧面指出其引用

的例子可能具有的同源性 (homologie), 也因其总是考虑到界定他的论述的有效条件和范围, 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异议或者误读, 还由于他经常使用为了切断与常识的联系而建构的概念上的习惯用语, 更由于他的句子结构总是那么复杂, 而这一复杂句式的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过程相互联系的特点,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自省的思想是如何进行的。

布尔迪厄的著作对于外行来说难以接近,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 出于不同的原因, 阅读起来也并不容易。除了属于知识分子们自己特有的经院环境以外, 布尔迪厄的作品切断了知识分子和社会世界之间迷人的联系和知识分子与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联系, 他摆脱了主体性哲学、存在主义者的人道主义、60年代末以萨特为代表的激进主观主义, 也摆脱了无主体性哲学、结构主义下的反人道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所代表的客观主义。与此同时, 其著作与文学哲学传统下统治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理论至上主义决裂, 也与支配着全世界研究走向的美国社会学所推广的实证经验主义相抗衡。正因如此, 布尔迪厄的著作被主观主义者视作“客观主义”, 被结构主义者定义为“人道主义”, 被经验主义者划分为“理论主义”, 并被历史哲学家视作“实证主义”, 其著作的接受过程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由不真实的边界和人为的分割所左右, 正是这些边界划分着一个国家所有的领域, 并一直被布尔迪厄质疑 (Brubaker, 1985)。

虽说布尔迪厄的著作具有让知识分子们感到为难的所有特质, 但在理解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大概在于把其著作矮化为纯理论著作的阅读方式, 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来评论书中的概念, 而不是使用它们。对其著作的误解一方面产生于对其研究路径的误读, 另一方面来自对其研究意图的错误认识。布尔迪厄在知识生产上的实践不能被简单归类为“理论生产”: “我建构的理论工具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 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的。” (Bourdieu,

1993 : 27) 如果布尔迪厄提醒人们不要拿他的著作来进行“哲学性”阅读或“理论性”阅读,这是因为他最想传递的是一种“科研惯习”,是一个普适的、对于社会学者这一职业必不可少的倾向性(disposition)系统。对理论至上主义的提防导致对经验主义的警惕:沉浸在经验现实中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把观察到的案例建构为一种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又被置于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是被限定的世界中。

除了这些困难,还要加上国际观念贸易自身形成的一些障碍(Bourdieu, 2002)。除了语言障碍、民族主义障碍、偏见和刻板印象这些在知识生活中大概不比其他社会领域要少的问题,还有根植于国际观念贸易逻辑的误解的结构性原因。借鉴了马克思的观念,布尔迪厄用“无上下文的文本流通”来分析这一结构性障碍。各国的知识领域的结构如同国际观念贸易中的一个文化中介;出口国的结构决定产品的形式,而接受国如同某种思维透镜一般挑选、曲解那些可以在它们自己的背景中找到共鸣的思想,并用地方上的理论方言把这些思想转译出来。然而,接受了这些进口观念的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忽视了生产这些观念的场域,忽略了构想它们的场域在科学层面的可能性以及这些观念原本的意义和作用。在此之上,它们自发地依据接受地的场域结构重新阐发了这些观念,并通过感知模式和阐释模式把它们与接受地的背景联系起来。一个来自外国的文本所持有的意义和作用正是这样被确定下来的,至少无论对于接受地还是对于来源地都是一样的。“错位误读”效应与观念的国际化流通密不可分,这一效应基本上表明了引进著作在来源地的含义和客观地位与其接受者在接受地的立场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与来源地的知识界在距离上的遥远和熟悉感上的缺失使人倾向于把布尔迪厄作品的复杂性归咎于巴黎知识界的特殊性(“法国例外论”)。翻译所固有的碎片化(正如与此相反的使一部著作的不同阶段同步化)使人们无法理解一个著作的阐释逻辑:它中断的地

方、它修正的地方、它重读和修改的地方。超越这些障碍意味着采用一种社会衍生学的角度来看待一部作品：超越关于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场域的社会学和其中孕育的国家性的思维分类法。在这一视角下，人们应该把这一分类法解释清楚，通过研究教育制度史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使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潜意识结构浮出水面，而这正是思维体系的历史基石。这样，我们才可以把社会科学在超越各国内部知识生产场域界限而流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扭曲误解变得显而易见，而这一过程可能可以抵消或者减少这些曲解。

但是，正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藏在某处”，又因为斗争的输赢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觉得理解布尔迪厄著作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其复杂的句法和晦涩的措辞，不在于知识分子学究式的偏好，亦不在于国际观念市场的内在困难，而在于整个批判社会学事业所带来的困境。对其著作的理解消化首先碰触到的，是或多或少被牢牢内化的反对所有社会学尝试揭露内情时会遇到的阻力，这不仅仅是有时社会学质疑的一些关键利益，还有常识上的一些模式。社会学的工作很少使我们到达被称为清晰的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提供证据：主体性哲学和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幻觉都明显比社会学的客观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离常识想法更近，所以“理性选择理论”也明显比“惯习理论”离常识的距离更近。此外，作为除魅者，社会学的主张经常被（错误地）视作囚禁在一种命运里，而社会学家也经常被看成扫兴者。与其说社会学真的是一门除魅或者灭圣的科学，不如说它其实是一门“扰人的科学”（Bourdieu, 1980）。因为它揭露出隐藏在背后的有时被抑制的东西，还因为它经常与统治者的利益相违背，部分由于这些利益隐匿于缄默的表面之下或于情理之后，而情理经常告诉人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且无法是其他的样子。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2016年4月于巴黎

### 参考文献

Bourdieu P., 1980, "Une science qui dérange", in Bourdieu P.,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p. 19-36.

Bourdieu P., 1993, "Concluding Remarks: For a Sociogenetic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Works", in Calhoun C., LiPuma E., Postone M.,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2002,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 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 145, p. 3-8.

Brubaker R.,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 n° 6, p. 745-775.

###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社会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欧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心研究员，该中心为布尔迪厄联合索邦大学的政治科学中心共同创立的。莫热先生曾任教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ENS)，曾为“调查—田野理论” (Enquêtes terrains théories) 团队和“跨学科实践” (Pratiques de l'Interdisciplinarité) 硕士项目的成员。

莫热先生学术上的研究领域包括年龄和代际关系社会学、犯罪社会学、文化实践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并有著述十多本，如《年龄和代际关系》 (*Âges et génération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15)、《青年犯罪社会学》 (*La sociologie de la délinquance juvénil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 2009)、《读者的历史》 (*Histoires de lecteurs*, Paris, Éditions Nathan, coll. "Essais et Recherches", 1999)。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他便作为布尔迪厄的合作者参与其团队的科研工作。在布尔迪厄逝世后，莫热先生撰写并组织出版了多部总结整理



布尔迪厄学术遗产的论文集，如《遇见布尔迪厄》（*Rencontres avec Pierre Bourdieu*, Bellecombe en Bauges, Pari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05）和《阅读布尔迪厄》（*Lectures de Bourdieu*, Paris, Ellipses, 2012）。

# 目 录

|                   |            |      |
|-------------------|------------|------|
| 致读者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1   |
| 不同观点的空间           |            | /3   |
| -----<br>皮埃尔·布尔迪厄 |            |      |
| 水仙街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6   |
| 居无定所              |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33  |
| 各得其所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56  |
| 媒体的观点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69  |
| 自然规律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87  |
| 一个成功融入社会的家庭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121 |
| 投资失败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137 |
| 社区重建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147 |
| 最后一条区别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165 |
| “一把快刀”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194 |
| 场域效应              |            | /199 |
| -----<br>皮埃尔·布尔迪厄 |            |      |
| 美国：反乌托邦           | 洛伊克·瓦冈     | /207 |
| “那一带”             | 洛伊克·瓦冈     | /217 |
| 艾巴寮的流浪汉           | 菲利普·布尔古瓦   | /249 |
| 国家撤离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265 |
| 完不成的任务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273 |

|              |                    |      |
|--------------|--------------------|------|
| 无诚信的制度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297 |
| 尴尬处境与双重制约    |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299 |
| “有事可做”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310 |
| 国家的观点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313 |
| 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321 |
| 无序的维护秩序者     | 雷米·勒诺瓦             | /324 |
| 穷人的警察        | 雷米·勒诺瓦             | /330 |
| 女人和警察        | 雷米·勒诺瓦             | /336 |
| 明确的指责        | 雷米·勒诺瓦             | /357 |

### 正式工与临时工

/382

-----  
米歇尔·皮亚鲁、斯特凡·波厄

|           |                    |      |
|-----------|--------------------|------|
| 老工人，新工厂   | 米歇尔·皮亚鲁            | /394 |
| 临时工的梦想    | 斯特凡·波厄             | /417 |
| 上夜班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442 |
| 拥有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460 |
| 家庭事务      | 罗兹妮·克里斯坦、贝尔纳·于拉舍尔  | /474 |
| 倒霉蛋       |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480 |
| 一个世界的终结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485 |
| 一位代表的困惑   | 米歇尔·皮亚鲁            | /490 |
| 来自下面的看法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517 |
| 作品失窃      | 桑蒂丽娜·加西亚           | /535 |
| 无声的见证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560 |
| 脆弱的平衡     |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569 |
| 命悬一线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583 |
| 上无片瓦，下不容锥 | 安妮-玛丽·瓦塞尔          | /600 |
| 一生虚掷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631 |

|      |          |      |
|------|----------|------|
| 前途未卜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647 |
| 家道中落 | 巴特里克·尚巴涅 | /670 |
| 大失所望 | 费德里克·马东迪 | /693 |
| 职场受挫 | 路易·班铎    | /709 |

### 局内的局外人

|                   |      |
|-------------------|------|
| 皮埃尔·布尔迪厄、巴特里克·尚巴涅 | /729 |
|-------------------|------|

|        |                      |      |
|--------|----------------------|------|
| 当年的好日子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735 |
| 失乐园    |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 /762 |
| 陷入泥沼   |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弗朗索瓦兹·厄弗阿尔 | /781 |
| 双面生活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791 |
| 法语课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827 |
| 力量对比   |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 /832 |
| 校园暴力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837 |
| 第一代大学生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860 |

### 矛盾的遗产

|          |      |
|----------|------|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877 |
|----------|------|

|         |                     |       |
|---------|---------------------|-------|
| 学业历程    | 阿兰·阿卡德              | /885  |
| 关于暴力的对话 |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          | /909  |
| 令人为难的成功 | 查理·苏利耶              | /934  |
| 自相矛盾    |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 /943  |
| 光明的绝路   | 埃马纽埃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 /965  |
| 家庭的梦想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991  |
| 妻子与合作伙伴 | 让-皮埃尔·法盖尔           | /1010 |
| 厄运      |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1029 |
| 通讯员     | 弗朗辛·米埃尔-德雷富斯        | /1061 |

|      |            |       |
|------|------------|-------|
| 挣脱束缚 |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 /1080 |
| 患者对象 | 弗朗索瓦·邦万    | /1094 |
| 留守老人 | 罗兹妮·克里斯坦   | /1108 |
| 孤独   |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 /1124 |

### 理解

|          |       |
|----------|-------|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1136 |
|----------|-------|

|        |          |       |
|--------|----------|-------|
| 跋语     | 皮埃尔·布尔迪厄 | /1188 |
| 索引     |          | /1193 |
| 征引著者索引 |          | /1204 |

## 致读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正如学术研究的要求所允许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做了一些组织和编辑工作，希望读者能够谅解和关注。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希望读者接受本书的编排体例，尽管我们能够理解，有些读者看到一些“个案研究”有点类似短篇故事，宁愿随意翻阅，以至于跳过我们觉得正确理解各篇访谈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分析<sup>①</sup>。

的确，这里都是一些私人话题，一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下汇集起来的心声吐露，现在把它们公之于众，我们怎么会毫无顾忌呢？诚然，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谈话内容，我们的采访对象完全信任我们，然而，信任的契约承载着从未如此沉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信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才经常改动可能被核实的名称，例如地名和人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使他们的本意被曲解。 10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

---

<sup>①</sup> 关于我们的调查的方法论前提、访谈的誊录过程和分析，读者可参阅本书末尾的详文（“理解”，见本书边码即原书页码第1389页）。

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样才能避免解说工作纠缠于个别案例呢？例如，怎样才能避免访谈笔录——连同其分析性导言——看起来像是一份冠以诊断书名称的临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预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为干预者必须毫不隐讳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将分析案例加以组织时，尽量把不同观点放在同一个阅读单位之内，让它们有机会发生交集甚至碰撞；这种体例还可以彰显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无论事关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商人，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人组织起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个案”。誊写访谈时，口头谈话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访谈录的大小标题（无例外地从采访对象的话语里提取），特别是置于对话之前的文本，都是为了方便读者注意到谈话的要点，即不经意的、毫无警觉的知觉活动可能遗漏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提示说话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所受制约（人生轨迹、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即一切言语记录既遮蔽又显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存在于笔录无法显示的语气和语调里，而且存在于所有肢体语言当中，动作、姿势、模仿手势、目光等，此外还有沉默、弦外之音和口误。

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

## 不同观点的空间

13

皮埃尔·布尔迪厄

“住宅城”、“大型居民区”、众多教育机构，这里人们既彼此隔离又汇聚一地。必须共居一地的结果不是互不了解或互不理解，就是明里暗里产生纠纷，忍受着由此产生的一切苦恼。要弄懂这些地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仅仅分别解释各种观点还不够，应当依照它们的实际面貌进行对比，不是让一些交织盘错的意象无尽无休地相互作用，使之相对化，而是相反，应当通过简单的并列，展示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世界观的交锋的后果，即产生于格格不入的观点之间的悲剧性，因为这些互不让步、互不妥协的观点都各有各的社会理由。

访谈是按照自足的单元设计和安排的，可以（依照任何次序）分别阅读。分布方式如下：如果谈话者同处某一个物理空间，属于某一使之彼此接近甚至发生冲突的社会范畴，那就放在同一个阅读单元之内，例如，廉租房的管理员、住户、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同类民居里的工人、艺术家和商人。这样安排基于我们希望达到的两个效果：首先，我们想说明所谓“陷入困境的”场所（例如今日的“居民区”和学校）很难描述和想象，一厢情愿的简单化的形象（例如报刊所传播的形象）应该被一种复杂多样的表现方式所取代，

14



因为同一个现实会有不同的说法，往往难以调和；其次，应当像福克纳、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小说家那样，放弃单一的、中心的、支配性的，总之近乎神圣的观察角度；观察者通常十分乐于采取这种角度——读者也一样（至少当他觉得与己无关时）——我们应使之让位于多重角度<sup>①</sup>，允许数种观点并存，甚至竞争。

15 这个角度绝不是主观的相对主义，因为那将导致某种犬儒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相反，它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社会现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从利益、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中产生的许多苦难；这些苦难因不同的人同居一地或者同处一个工作场所而加深，例如街区或公寓里的邻居、办公室同事等。人们长期共处，各种各样的经验之间形成心理疆界。在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内部，都可以感受或者体验到把阶级、种族和世代隔开的各种对立，尤以生活方式为甚，其中包括偏见所导致的误判（特别是看错目标时）。虽然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人，阅历和地位使他们有偏激和分裂的看法（我不禁想起那位在“艰难的”居民区经营体育用品的女商人，她尽管表示理解青少年，可是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奋起抵抗他们的袭击），但是差异之间正面冲突的后果有助于使争论各方多少保持清醒（例如，有一位西班牙移民举出了家庭结构的差异：一个是低生育率和素来严谨的生活规矩并存的欧洲家庭，一个是多子女的马格里布<sup>②</sup>家庭，后者往往由于父权产生

---

① 我们还可以举出《堂吉珂德》的例子。利用各种词源学释义给人物起名字，或者游戏于不同语体之间，可以重建“词语对于不同的人的多种意义”，同时可以重建导致人类生存的复杂而歧义的多样性（L. Spitzer, *Linguistic Perspectivism in the «Don Quijote»,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Essays in Linguis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48, p. 41-85）。

② 马格里布是三个北非法语国家的阿拉伯语统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译者注